

## 《薛瑞萍读教育理论》节选

大约因为翻译存在的天然障碍吧，总体感觉译作文字不够好。何止是“不够好”，有的连文从字顺都没能做到。可是，我还是读进去，读出味道来了。文字的粗糙，没能阻挡我看见其间蕴涵的思想的光芒，这令我意外又高兴——或许，我从世界汲取能量的力道增强了？喜欢写读书笔记，这是一个把所读内化、个体化——“本土化”的过程。喜欢引用原文，目的是想引着朋友也去读原著。可是朋友往往跳过我引的原文，只读我的故事、我的解读。一个重要原因：我的文字比较有趣。

没有兴趣的阅读是不会对读者发生作用的。

可否这样理解：对于朋友而言，原著是精盐，我的解读是用盐做成的一锅美味汤——是喝汤，使朋友在不知不觉和有滋有味间，吸收了宝贵的盐分？

一段原文，一种见解，在笔记里、报告中，经了我的转述，往往变得明白晓畅、叩人心扉——更能激起共鸣，更易撩起同行阅读原著的欲望。这种情形，大约是作者、译者愿意看见的——哪怕是歪读呢，毕竟也要好过束之高阁。更何况，或许我能歪打正着，引朋友踏上正读的路呢？

一切写作，都为潜在的读者做。人是需要共鸣和认同的，朋友喜欢与否，必定影响了我的写。既然朋友不喜欢我引的原文，从这一本开始，我就试着彻底用自己的话来说。

因为，如同《教学机智——教育智慧的意蕴》，这一本译得也确实不怎么样。辛苦敲出的原文，朋友一定觉得疙里疙瘩——“干

关于教育，这是我听过的最为美妙也是最为确切的表述。——这样的好书，我怎么就没有读到呢？自身的拒绝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啊。我是一向厌恶“灰色”理论的，为此我还理直气壮写过《不读者说》呢，现在想想真是惭愧。看来，我是得补补教育理论这一课了。

激动之后，是不动。毕竟积习难改；毕竟觉得：渺小如我放弃旧有的小小乐趣，不辞辛苦地啃理论太傻，是属于吃饱了撑的一类。

“一个优秀教师的知识结构应当由三块组成——开阔的人文视野，精深的专业功底，一定厚度的教育理论修养。薛老师，你现在就缺第三块。但这一块补起来很快——前两块的积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，必定使你对教育理论有独到的理解和阐发。”

和另一个朋友的谈话发生在 2003 年冬天。放下电话——备受鼓舞。

当时正读《里尔克诗选》。“超越了歌德就是超越大师，超越了里尔克即超越诗歌”，当

时的我可谓沉醉不知归路。想：读完这一本，立即就“补课”。

可是，接着又重温《泰戈尔诗选》、《悲惨世界》、《美的历程》、《哲学的故事》……依然是沉醉不知归路。

终于在 2004 年夏天，打开了《给教师的建议》。

工作 20 年来，这是我第一次读教育书籍。说实在的，那书的文字实在不怎么样。“苏大师”对于我的意义，与其说是受启发，不如说是被证明——证明我从前的阅读、思考是对的——比如“警惕庸俗化的师生亲昵”，比如“不必要的直观手段”，比如对于思维沉睡的孩子“放松更好些”——又一次备受鼓舞。